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  
檀弓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公叔文子卒。

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拔蒲八反。

其子戍請謚

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行下孟反。君曰昔者衛國凶饑

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君靈公也。粥音祝。

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

乎。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繫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難乃且反注同。夫子聽衛

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

不辱不亦文乎。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後不言貞惠者。公叔至文子。正義曰此一節論謂君

文足以兼之。疏誅臣之謚法各依文解之。注文子至

作發。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

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若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

誅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注難謂至死烏。正義曰案

昭二十年左傳云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公孟惡

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

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

公孟有事於藍獲之門外又云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蔽之斷脰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載

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衛地。故謂至文子者案

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

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

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石駘仲卒。

重故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之。石駘仲卒。

駘仲衛大夫石磻之族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

駘大來反磻七略反。

以爲後者。莫適立也。適曰沐浴佩玉則兆。

齊則得吉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

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齊

班制謂尊卑之差

疏

誅臣之謚法各依文解之

注文子至

正義曰此一節論謂君

文足以兼之

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

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若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

誅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者

注難謂至死烏

正義曰案

昭二十年左傳云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郵公孟惡

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

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

公孟有事於藍獲之門外又云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

蔽之斷脰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載

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衛地

故謂至文子者案

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

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

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

齊

石駘

至知

下歷反注同

適曰

沐浴佩玉則兆

齊則得吉兆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

石祁子曰孰

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

不沐浴佩玉

齊

石駘

至知

下歷反注同

適曰

沐浴佩玉則兆

齊則得吉兆

五人者皆沐浴佩玉

石祁子曰孰

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

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  
氏之義。孰有至者乎。居親之喪必衰經惟安有居親  
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也。陳子  
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夫

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

下請以殉葬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亢子

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

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

二子者之為之也度諫之不能正以斯言拒於是弗

果用果疏陳子至果用。正義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

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  
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

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也蓋據

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

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已故知是子車弟

也子亢至之也。子亢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

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

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

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子路

不止必須為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二子為之。子路

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

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

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斂昌劣

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疏子路

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注之稱同疏子路

禮。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孔子至

謂禮。孔子以子路傷貧故答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為粥以

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

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答止生無以為養。斂

已流卷十

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樽杖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為禮。○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

者而后入。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從才用反注下同。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

皆從則孰守社稷。言從守若一。對紂也。羈音基勒丁歷反。綱陳忍反。君反

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疏

衛獻至果班。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注欲賞至於衛。正義曰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為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盱不忍公射鴻於周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惠以父言攻孫氏

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于衛也。○衛有大史

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革急也。又作亟居力反注同。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

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急弔賢者

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所以此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

凡禭以斂。禭音遂脫本亦作說又作稅同他活反。與之邑裴氏與縣深田氏

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所以厚賢也。裴縣潘邑名。縣音亥。

注同潘音干反。疏。衛有至變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

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禭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注：脫君至以斂。正義曰：案士喪禮：君使人禭，不云祭服。禭，臣今君以祭服禭，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禭之者，禮諸侯立冕祭廟，大夫自立冕而下，以其俱是立冕，故得禭也。祭服既尊，得以禭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之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禭衣也。案士喪禮云：君禭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禭，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禭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禭，故士喪禮云：小斂，凡十有九種，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禭也。既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禭，故士喪禮云：大斂，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種。又云：君禭不倒，是大斂得用。禭也云：凡禭以斂者，謂庶禭以小斂，君禭以大斂也。鄭云：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言此者，明禭衣不用襲也。

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一婢子夾我。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一婢子夾我。屬之玉反夾古洽反。陳乾昔死，其

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已不陷父。疏：陳乾至果殺。正義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於不義。禮也。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者，尊己乾

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其死後事也。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

子夾我者，婢子妾也。屬命云：令大為已棺，又使二婢夾已於棺中也。陳乾昔死者，陳乾昔既屬兄弟之後而死，且言陳

乾昔者，謂亦久纏疾病，或陳乾昔撝是人名，但先儒無說，未

知孰是。案春秋魏顆父病，因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

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

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論語，曾子曰：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

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云：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魂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人土。魯春秋經在宣

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太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主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

者。○釋音亦去羌呂。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疏

仲遂至不繹。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在春秋至聲者。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者世本及左傳文也云萬千舞也籥籥舞也者案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于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是也云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無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鄭志若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為廢謂廢留不去也然鄭引萬千舞籥籥舞雖是傳文鄭翦略其事不全寫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二句全是傳文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也。幼未知。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旅多技巧禮也。斂般請以機封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般音班注及將從之。時人服公肩下同封彼驗反技其綺反下同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也。碑。言視者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碑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繞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角反緯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下戶嫁反植時

力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意不得以。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爾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風。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噫不之聲。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於其反。弗果從。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槨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闔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舉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也。碑。言視者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碑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繞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角反緯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下戶嫁反植時

力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意不得以。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爾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風。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噫不之聲。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於其反。弗果從。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槨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闔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舉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也。碑。言視者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碑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繞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角反緯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下戶嫁反植時

力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意不得以。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爾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風。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噫不之聲。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於其反。弗果從。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槨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闔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舉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也。碑。言視者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碑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繞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角反緯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下戶嫁反植時

力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意不得以。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爾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風。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噫不之聲。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於其反。弗果從。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槨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闔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舉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也。碑。言視者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碑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繞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角反緯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下戶嫁反植時

力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意不得以。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爾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風。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噫不之聲。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於其反。弗果從。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槨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闔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舉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也。碑。言視者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碑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繞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角反緯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下戶嫁反植時

力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意不得以。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爾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風。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噫不之聲。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於其反。弗果從。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槨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闔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舉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也。碑。言視者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碑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繞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角反緯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下戶嫁反植時

力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意不得以。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爾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風。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噫不之聲。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於其反。弗果從。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槨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闔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舉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公室視也。碑。言視者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碑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緯繞天子六繞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角反緯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二家視相。諸侯時僭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緯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緯二碑士二緯無碑。下戶嫁反植時

力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意不得以。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爾呂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風。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噫不之聲。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於其反。弗果從。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槨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闔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舉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

用大木為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舊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己巧真誰有強偏於女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己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女有病公肩假既告般為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注公輸若匠師○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泄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知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者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擗此云豐碑故知斷大木為碑也云於榘前後四角非謂正當榘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為鹿盧所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緯繞者緯即緇也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緯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緯也喪大記云君四緯二碑諸侯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緯四碑明有一碑兩緯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

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榘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塋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榘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塋說而載以龍輶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榘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緯也○注諸侯下天子也斷之形如大楹耳○正義曰以言視在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為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球為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巖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注以已至本同正義曰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已之字所以用之以得為休已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已義異也云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僭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注毋無至止之○正義曰依說文止毋是禁辭故說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欲干犯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讓也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



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注不寤之聲。正義曰公肩假唱嘯是歎公輸般不能寤於。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禮故傷之而為此聲也。○戰于郎。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頭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禺音遇又音務注同辟音避罷音皮倦其卷反掖音亦。曰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繇任之雖重反掖音亦。曰使之雖病也。本亦作徭音遙。

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弗能弗亦作不為于偽反下注國為下為謫同復扶又反下復射謂不。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與其鄰重復同難乃且反。踐其言。

汪錡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傳曰童汪錡。重依注音童下同。魯人欲勿殤重汪汪烏黃反錡魚綺反冠古亂反。

錡。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問於仲尼。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行下孟反。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在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在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在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在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在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在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在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在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注馬人至務人。正義曰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僅在  
錡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為逐季氏公曰務人為此禍務人  
即公為也故云昭公子此作馬人者馬務聲相近聲轉字異  
也。注重皆當為童。正義曰此云重在踣下云重在踣以  
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為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為童  
也注見其至斂葬。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為昆弟之  
長殤注云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見為士猶以  
殤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治之者  
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注踣能致  
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為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  
但指眾辭汪踣非是家無親屬。○子路去魯謂顏淵

曰何以贈我。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

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哭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疏子路至則下。正

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無事君主於孝。正義曰若  
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山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  
家是不哭於墓。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曰墓謂他家墳壘祀  
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  
式則已先祖。○工尹商陽隨陳弃疾追吳師及  
墳墓當下也。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  
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駕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  
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馬繫音篤本亦作資。○陳弃

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叩手弓

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射之斃一人韃弓

不忍復射斃介也韃韜也。斃本亦作斃婢世又及謂之

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揜其目不忍視之。

人又一人後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二人

亦足以反命矣。

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

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朝直遙反。孔子曰：殺人之中

又有禮焉。善疏。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工尹

至人聲。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

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

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

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

號為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是昭十二年左

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

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五也。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

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

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

為玉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

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云：楚人聲子手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

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

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

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

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其弓，則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別。言手

弓者，令其毅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

也。注：朝燕至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

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

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飫。明脫履升堂，則坐也。是

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

亦足以反命矣。

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

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朝直遙反。孔子曰：殺人之中

又有禮焉。善疏。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工尹

至人聲。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

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

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

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

號為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是昭十二年左

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

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五也。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

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

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

為玉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

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云：楚人聲子手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

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

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

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

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其弓，則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別。言手

弓者，令其毅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

也。注：朝燕至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

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

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飫。明脫履升堂，則坐也。是

亦足以反命矣。

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

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朝直遙反。孔子曰：殺人之中

又有禮焉。善疏。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工尹

至人聲。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

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

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

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

號為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是昭十二年左

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

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五也。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

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

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

為玉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

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云：楚人聲子手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

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

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

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

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其弓，則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別。言手

弓者，令其毅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

也。注：朝燕至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

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

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飫。明脫履升堂，則坐也。是

亦足以反命矣。

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

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朝直遙反。孔子曰：殺人之中

又有禮焉。善疏。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工尹

至人聲。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

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

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

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

號為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是昭十二年左

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

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五也。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

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

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

為玉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

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云：楚人聲子手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

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

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

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

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其弓，則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別。言手

弓者，令其毅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

也。注：朝燕至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

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

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履升堂，謂之飫。明脫履升堂，則坐也。是

右若天子諸侯親為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其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為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為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為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轅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人謂彼勃敵與我汝戰雖是胡者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諸侯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也○諸侯

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桓依

注音諸侯請令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舍胡使之

襲非也襲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

子昭也楚言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

非禮也荆人強之欲尊康王○強其丈反下注同巫先拂樞荆

人悔之巫祝桃菊君臨臣喪之禮○疏諸侯至悔之○

論諸侯失禮之事○注在魯至言之○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荆者楚屬荆故荆言之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葉公羊

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荆蓋楚之本號魯莊

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滕成公

荆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桃菊之事已具于上○滕成公

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臯之曾孫叔

弓也進書奉君弔書○臯許乙反子服惠伯為介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介音

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之叔父忌怨也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所為敬叔於昭穆以遂

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

人惠伯強疏滕成至遂入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

也正義曰案世本叔辟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

是叔弓為叔辟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是男子

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注惠伯至副也正義曰案世本慶

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生獻子茂茂為慶父曾孫惠伯

是茂之孫是慶父之孫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

椒也及郊至公事敬叔為使惠伯為介至滕之近郊

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為有懿伯

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奉

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敢入惠伯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

也注郊滕至不入正義曰經直云郊知是滕之近郊者

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

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

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

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

人滕始難者雖有怨讎匡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

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引春秋傳敬叔不人者昭三年左

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

而受弔焉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蕢苦曾

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行弔禮齊

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

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兗梁即殖也○

于奪徒外反注並兗同杞音豈殖時職反華胡化反且子餘

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於市朝而

妻妾執

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廷。反上詩。掌反。拘音俱。

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

辱命。

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廬力居反。疏。哀公至辱命。正義曰。此一節。

論黃尚不如婦人得禮之真。注肆陳至拘也。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日。肆也。云大夫

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

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

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孺子贖之喪。魯哀公之少子。哀

公欲設撥。

撥可撥引。輻車所謂繞。問於有若。有若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

曰其可也。君之二臣猶設之。

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

顏柳曰。天子龍輻而棹。擗。

輻。殞車也。畫轅為龍。擗。覆也。殞以棹覆棺。

而塗之。所謂最塗。龍輻以棹。音。擗。音。郭疇大報反。攢塗才九反。下音徒。請侯輻而設擗。

輻不為榆沈。故設撥。以水澆榆白皮之孔。有急以播。地於引輻車。沈本又作審。

同昌審反。澆古堯反。汁之十反。滑于八反。三臣者廢輻而設撥。竊禮之

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輻

是。用輻。借禮也。殞禮。大夫設置。西序。士掘。殞。見。在。中。丁。仲

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注同。去。堯。昌。反。下。同。掘。求

勿反。又求月反。又戶忽反。肆本又作肆。疏。孺子至學焉。

以二反。棺坎也。見賢。遍反。衽而審反。疏。正義曰。此論諫

哀公不得學。借禮之真。顏柳至學焉。顏柳以有若對非

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殞。則以龍輻。謂畫

輻車。轅為龍。載。輻於上。累材作棹。而題。漆其木。擗。覆棺上。而

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輻。載。輻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棹。設木於

上。以棹。之。不為題。漆。直。橫木。復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輻。須

設。榆沈。備。擬。牽引。為有榆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今三臣者

依禮。廢輻。不合用。殞。今乃設撥。用輻。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

畫轅為龍者以輓之形狀庫下而寬廣無似龍形唯轅與龍  
為形相類故知畫轅也云所謂鼓塗龍輓以棹者以其上篇  
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輓外邊從螺其木上與棹齊乃  
蔽木為題漆為四阿棹制而塗之。注轅不畫龍。正義曰喪大記  
以上云龍輓此直云輓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漆故鄭注  
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漆。注三臣至見祔。正義曰喪大記  
大夫二縛二碑是大夫有縛縛即紼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  
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輓是大夫有輓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輓  
用輓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樞朝廟之時用輓率惟殯時用輓  
輓不得用輓紼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  
也云大夫敢置西序土掘殯見祔者是喪大記文謂故叢其  
木以部三面倚於西序殯謂穿地為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  
要之祔言棺上小。悼公之母死。母哀公。哀公為之  
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譏而問之妾之貴者  
反下為妾注為之下。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  
弗為服皆同與音餘。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疏曰悼公至妻我。正義  
我。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疏曰悼公至妻我。正義  
變妾文過非也。變必計反。疏曰此一節論哀公為

妾著服非禮之事。注妾之貴者為之總耳。正義曰天子  
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總以哀公為妾著齊衰  
服故舉大夫貴妾總以對之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  
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讎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  
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人以。季子臯葬其  
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  
妻犯人之禾。成宰或氏季犯躐也。躐力輒反。申祥  
以告曰請庚之。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臯曰孟  
氏不以是罪子。時僭後。僭了念反。朋友不以是  
弃子。言非大故。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恃寵虐民非也。疏。季子臯葬其妻至繼也。正  
事各依文解之。注季子至成宰。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  
子傳云高柴字子臯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為成宰者下  
文云子臯為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臯故鄭云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  
臯字不同者古字通用○子臯至繼也○子臯見申祥請僂  
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為  
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  
故也斯此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大  
肯償禾故在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已故鄭云恃寵不  
云虐民

焉曰寡君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焉曰獻使

違而君薨弗為服也以其恩輕也疏正義曰此一

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木同之事也故  
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曰  
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  
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為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  
自稱已君為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  
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違而  
君薨弗為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  
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仁

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  
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諱音避生事

畢而鬼事始已謂不復饋食於下室既卒哭宰

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故為高祖之父當遷

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自寢門  
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鐸大各反舍音捨

至于庫門百官所在庫門天子臯門明疏虞而立尸有  
諱至自寢門至于庫門○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  
事之禮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  
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  
未葬之前殯官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  
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  
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雖大斂  
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  
禮云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



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儿故周禮司凡  
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饗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  
其事亦然○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  
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  
事始已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而為神諱義也○既虞卒哭  
則生事畢鬼神之義方為始也○注謂不至辭也○正義曰  
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  
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茲云下  
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  
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  
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  
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  
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注  
政謂至同名○正義曰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  
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  
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  
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候  
也時禁緯候故轉緯為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  
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秘書  
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

易之帝乙謂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  
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注皆以  
酒誥帝乙紂父紂父去湯多世不啻於六世也然史記殷本  
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惟紂父稱帝乙耳而湯名  
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既並為帝故皆得曰帝  
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  
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湯緯語也言帝生之名由天所錫則世  
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為證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為  
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為名也自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子  
也故殷大甲帝乙武丁○自寢門至于庫門前既執木鐸以  
命官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  
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  
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也故鄭引明堂○二名  
位云庫門天子臯門也若几諸侯則臯應路也

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

不稱在稱舉也雜記曰妻疏二名至稱在○正義曰此

稱舉至其側○正義曰引○軍有夏則素服哭於庫

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正義曰引○軍有夏則素服哭於庫

門之外者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赴車不載橐鞬兵

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橐甲衣疏有

至橐鞬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軍不載橐

鞬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專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

之意故甲則不以橐戢之弓則不以鞬戢之故注云兵不戢

示當報也注以告至弓衣○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

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

之案詩云載橐鞬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橐鞬皆以橐為鞬弓此

注為甲衣者以下張文帳○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二

既是以弓衣故以橐為甲衣謂人燒其宗廟哭者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日哭謂人燒其宗廟哭者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火人火也新宮疏有焚至日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

火在魯成三年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

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式而聽之怪其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

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

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向猶乃也夫之父夫子曰

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

政猛於虎也苛音何本亦作荷疏孔子至虎也○正

政嚴於猛虎之事識申吉反又如字疏義曰此一節論苛

也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言子之哭

乃也婦人哭畢乃答之曰然○魯人有周豐也者哀

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

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畢士禮先公曰我其已夫

已止也重強變賢○使八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

夫音符強其文反

已止也重強變賢○使八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

夫音符強其文反

已止也重強變賢○使八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

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

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

對曰墟墓

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

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

誠無後之地。虛本亦作墟同。無起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

殷人作誓而民始畔。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

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眾以信其後外恃眾而信不由中則民

畔疑之孔子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苟無禮義忠信誠懇之

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

涖臨。涖音利。又音類。解佳買。

反舊胡買反。

**疏**

魯人至解乎。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何施

而得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

也。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對曰至民敬。周豐之意以虞

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

令。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

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

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

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

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為身無誠信。而民

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實懇之心。以臨

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

散離貳也。周豐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

下而已。注墟毀滅無後之地。正義曰元善居昔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為無後也。注會謂至疑之。正義曰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為盟也。案尚書夏啓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別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誓。盟民因誓。因盟。而始疑。畔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啓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諸誓盟詛。故

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年左傳  
畔疑之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為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  
事也○喪不慮居謂賣舍宅毀不危身謂惟粹將

在遙反粹喪不慮居○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  
在醉反喪不慮居

後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

死葬於贏博之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

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  
○為于偽反下同長丁丈反下官長并注同贏音盈札側人

反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

觀其葬焉往弔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恕死

其斂以時服以時行之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

其高可隱也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

及反注同疏延陵至隱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季

從子容反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季子至是也

正義曰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

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

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

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

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二十九

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

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馮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本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  
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君若者皆輕死為勇  
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子身及闕廬使專諸  
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  
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其延陵一名  
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  
是一也○注以生恕死○正義曰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  
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注  
亦節至尺所○正義曰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  
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故云亦節

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

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

遠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而遂行也孔子曰延陵

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既封至矣乎正

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觀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

待刑則右袒故觀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

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

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

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市也

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

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

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故云則無不之適也

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及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意

○邾婁考公之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

為定○婁力俱反下同徐君使容居來弔含

弔且含○含胡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

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

夫歸含耳言侯王者時徐偕稱王自此天

子念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

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

徐自此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容居對曰容

易則易並以鼓反下及注風拒本又作距容居對曰容

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

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

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

初如是不聞義則服駒

王徐先君潛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

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頓徒困反本亦作

記疏卷十

鍾疏 邾婁至其祖。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與。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舍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之辭也。其使容居以舍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舍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存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注君行至天子。正義曰知君行則親舍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是也言大夫歸舍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舍贈禮。

是也云言侯王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注易謂至拒之。正義曰易是簡易故為臣禮易既為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為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舍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舍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注言我至不妄。正義曰言我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于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舍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舍大夫以上即使人舍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舍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舍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舍。

子思之母死於衛。嫁母也。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

記疏卷十

之廟乎。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

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視先服。視佐含斂先病。○視

之六五日，官巨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

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

為棺槨者，斬之。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為棺槨，作棺槨也。斬伐也。○畿音

視不至者，廢其祀，刻其人。○勿勿粉反。徐亡粉反。疏。○天子至其人

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槨材之事。天子崩三日，視

先服者，視大祝商視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

視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然云視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

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視後，故五日也。○

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

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

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哀既

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

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

子大夫杖五日，既殯授大夫廿二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

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如大記及四制，則知

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

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若有地德深者，

視佐含斂

先病。○視

庶人

○正義曰：此

○勿勿粉反。徐亡粉反。

○天子至其人

○勿勿粉反。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天子至其人

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嗟來食雖

非敬辭。○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從猶曾子聞之

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微猶無也無

之辭。○與音餘。○注同。猶音頊。齋大至可食。○正義曰此一節論饑者

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愍之故曰嗟乎來食餓

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日予

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此也。以至於此病困怒

而遂去。黔敖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

以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

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

狂狷故為此亂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

者直中己意不從無禮之為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

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定公纓且也。魯文十四

年即位。○有殺本又作

同。纓俱縛反。且子餘反。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

曰是寡人之罪也。○民之無禮教之異。○曰寡人嘗

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

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明其大逆不欲人復

都為豬。○殺如字。壞音怪。蓋君踰月而后舉爵。○自貶

洿音烏。豬音誅。復扶又反。疏。○至無赦。○定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弑其父乃言曰寡人

嘗試學斷此弑父之獄矣。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

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弑父凡在官者無

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不得縱赦之也。此在官字諸本或

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注言諸至無赦。○正義

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官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弑

君弑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不能

亦不責也。故春秋崔杼弑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

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為正卿



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弑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  
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  
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  
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異義衛輒拒  
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  
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  
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  
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父  
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歐母甲見乙歐母而殺乙公羊說  
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歐之  
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  
歐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注豬都至為豬焉  
正義曰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而豬焉  
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為都  
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為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  
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張老曰美哉  
輪焉美哉奐焉心譏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眾多

起倫 反倫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  
者欲防其 後復為 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

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

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

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疏晉獻至善禱○正義曰此一節

求也○禱丁老反祈也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

文解之○晉獻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

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

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

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

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也○注晉卿至為原○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為京廣平曰原非葬之原也○仲尼之畜狗死

馴守○畜許六反又許又反馴守上音巡下如字又手又反使子貢埋之曰吾聞

之也做帷不弃為埋馬也做蓋不弃為埋狗也上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

首陷焉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貢本亦作贛音同為埋于偽反下亡皆反下並同狗古口反封被劍反出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季孫

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君在弗內也闈人守門者○闈音員弗內上如字下音納曾子與子貢

入於其廡而脩容焉更莊飾○廡久又反子貢先入闈人

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

闈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辟音避下同涉內霽卿大夫皆

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禮之。○雷君子言之曰。

盡飾之道。斯其行著遠矣。疏季孫至遠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君

子加服人乃敬之。○卿大夫至遠矣。○二子既入。涉至內。雷

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

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

其盡飾道理。斯此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

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闕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闕人雖是愚

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敬畏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

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

夫即位於堂。廉櫛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

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斯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

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

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陽門之

弔有常服。而得特為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陽門之

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宋

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罕可旱反。晉人之覘宋者。反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其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

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微猶非也。○疏陽門至當。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宋以至喜也。○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桓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也。○殆不可伐也。者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為疑辭也。○詩云。

至當之。○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棄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為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

不入庫門。

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過之微弱之至。○般音斑。

於葛反。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麻猶經也。羣臣畢，於葛反。

閔公既吉服，不與。

疏。

魯莊至不入。○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經也。

諸侯弁經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臯門也。莊公以三十年薨，大夫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弒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公而經，○注時子至而反。○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弒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公而經，○注時子至而反。○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

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姊，叔姜所生，以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衰亦不入，人可知也。○注麻猶至卒哭。○正義曰：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正義曰：經云：大夫既卒，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卒哭，須行虞卒哭之際，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按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按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

沐治也。

原壤，衣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於音也。

木槨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材音木。

歌曰：狸首之

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也。狸力知反。女如夫

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伴音羊。從者曰子未

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從才。子子曰。上聞之親者

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疏孔子

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

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遺喪母

以口為歌曰狸首之班然者言斲椁材文采似狸之首。執

女手之卷然者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

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

夫予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

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

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

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

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故舊身無殺父

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按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

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

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

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

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政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

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

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

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

助陳桓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善

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呈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

方外之士離文弃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

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二云

原壤中庸下愚義實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

九原

叔譽叔向也晉羊一古大夫之孫名

○譽音預向許亮一反許乙反

文子曰死者

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也作起

叔譽曰其陽處父

乎

陽處父襄公之大傅

○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

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

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

記流卷十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父音甫注同傳音賦

植或為特。○行舊下孟反。○是如字，并必正反。注同。其舅犯

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難乃且反，要一遙反。我則隨武

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

士會也。食邑。晉人謂文子知人。○見其所善於前。文子

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居

然音退，本亦作退。其言訥訥，然如不出其口。○訥，舒

勝音升，妥他果反。其言訥訥，然如不出其口。○訥，舒

徐似劣反。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

管鍵也。庫，物所藏。○長丁丈反。鍵，其展反。徐其偃反。籥也。

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屬音燭。疏。趙文至子

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叔譽至名

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

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羊舌大夫也。故閔二

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

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向與齊晏子語云：於

無子，是名脫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處先

世大夫死者既眾，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眾大夫之內而誰

最賢，可以與歸。○文子至稱也者，并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

曰：言處父唯行專權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沒

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

○注并猶至為特。正義曰：并者謂并他事以為己有，是專

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云：謂剛而專己者，剛經中植也。文五

記疏卷十

是。正義曰案左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利其至其友者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文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其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日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文子至其口者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利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似啍啍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卑下也。注鄉射至侯中。正義曰引之者證中為身也故儀禮

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長六尺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一  
步料二寸以為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注舉之至  
鍵也。正義曰知為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夫士之總  
號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  
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為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  
細別散則大同為鍵而有故云管鍵。生不交利者謂文子  
生存之日不交涉為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  
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  
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為霸  
主總領諸侯武為首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  
之義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坫亦何怪也。○叔仲皮學子柳  
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學戶教反注同。

人也。衣衰而繆。衣當為齊壞字也繆當為木繆垂

純其於禮勝學。衣衰依注衣作齊音咨繆依注讀曰繆音  
居蚪反為舅于偽反下為舅為天子不為兄不為蠶同魯鈍  
亦作頓。叔仲衍以。衍或為皮。衍以善反注同。請

總衰而環經

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經弔服

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曰廿日者

之。總衰上音歲下七雷反縷力主反好呼報反

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

其言行。喪如字末莫昌反欲退使其妻總衰而環

經。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疏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

事。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

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純

婦人雖曰魯純猶知為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縷經也

絞麻為經。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于柳之叔既見嘗

時婦人好尚輕細見于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

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為然以妻非禮遂請於

衍欲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答子柳云昔者吾喪姑

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總衰環經。末吾禁也者末無

也我著總衰環經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總

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

○注叔仲至之族。正義曰知者案世本桓公生禧叔牙叔

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

族。注衣當至勝學。正義曰喪服婦為舅姑齊衰無衣衰

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縷讀為不縷

垂之縷者讀從喪服傳不縷垂之縷縷謂兩股相交也五服

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縷耳云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

子柳以仲叔為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



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

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

之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綏不

腹下。成木或作岷音承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綏耳佳 [疏]

反出昌之反蜂孚逢反蚬音條喙呼惠反又丁角反

成人至之哀。正義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

食采地也。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

制服者也。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

子弟子子臯其性至孝來為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

罪及已故懼之遂制衰服也。正義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

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為設二譬也

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

則冠而蟬有綏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蛻也。綏請

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綏也。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者以

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

則非為蠶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為蜂設亦

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臯方為制服服是子臯為

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綏各不關於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

不食曰吾悔之。

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強其兩反。

自吾母而不

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惡音猶於何也。疏。樂正至

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

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

日過二凡。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吾母死而不得吾

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為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歲早穆公召縣子而問

然。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

天久不雨吾欲暴。天久不雨吾欲暴。天久不雨吾欲暴。天久不雨吾欲暴。

毋乃不可與。

鋼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暴人之疾。然

反鄉許亮反覲音

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

冀本又作幾音同

雨于付反注及下同暴步卜反下同

反鄉許亮反覲音

鋼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暴人之疾。然

子一讀以子字向下一與音餘鋼音固

然

鋼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暴人之疾。然

然

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

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春

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覲。禮：女巫，臯。覲則舞雩。覲，胡狄反。旱，曠呼且反。雩音于。徙市則奚

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

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

于為反，不亦可乎？疏乎？歲早至可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歲早

乎，可或作善。疏乎？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

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

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注：春秋至曰：覲。正義曰：所引春

秋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

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然案

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

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

正義曰：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

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孔子曰：衛人之

之祔也，離之。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也。附

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人也。附葬，當合也。善夫音扶。疏

夫。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

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

間於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

八月廿一日讀此卷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七

禮記注疏卷第七

禮記注疏卷第七

江西南昌府學棗

禮記注疏卷十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檀弓下

公叔文子卒節

其子戍

石經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戍作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鏗按云戍誤戍

公叔至文子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謂君誅臣之諡法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謂作請是也衛氏集說同

若呼其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作君衛氏集說同

故謂至文子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道德博聞曰文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聞誤文

石駘仲卒節

有庶子六人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子誤人

石駘至知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脫下知字

禮有詢立君

惠棟按宋本作詢此本詢誤詣閩監毛本同

陳子車死於衛節

度諫之不能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正作止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正義云子亢不能止之又云自度不能止據此則作止者為是

陳子至果川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路曰傷哉貧也節

啜菽飲水盡其歡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亦作菽釋文出啜叔云叔

或作菽

斂手足形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斂手案正義云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是正義本經文當作首今作手與疏標經句合與疏說經義不合盧文弨云首足見上篇此疏內亦以頭首為言知手字誤秦板作首是也

子路至謂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斂手足形者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按手改首

衛獻公出奔節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襄下有公字考

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正義云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又云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據是正義本當有公字

衛獻至果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日旰不召 惠棟按宋本作旰監本同此本旰誤呼同

衛有大史曰柳莊節

所以此禭之者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以下又有以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所以可以此禭之者

衛有至變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家自告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自作以

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 監毛本如此此本畢下衍一

是大斂得用禭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禭上有君字

陳乾昔寢疾節

陳乾至果殺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且言陳乾昔者謂亦久纓疾病 閩本同監毛本纓作嬰餘同惠棟按宋本且作上謂亦作亦謂

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仲遂卒于垂節

有事於太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太作大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廟作廟衛氏集說作有事于大廟

仲遂至不繹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於後始稱傳曰 閩監毛本作始此本始誤如

季康子之母死節

斂下棺於槨閩本同衛氏集說亦作槨監毛本槨作槨岳本同嘉靖本同下同。按依說文當作槨從木高亦聲

多技巧者閩監毛本作技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技誤枝下嘗其技巧同釋文山多技云下同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爾旨云古以字

言寧有強使女者與惠棟按宋本作寧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寧誤強閩監毛本作誰亦非考文云古本足利本作寧

其母以嘗巧者乎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閩本石經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母誤母嘉靖本同釋文出其母云音無注亦云毋無也則經不作母明甚盧文弼按云依注當作毋下放此又禮記音義考證云近人所讀則豈

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為一句改毋為母與鄭注不合失之矣。按當作毋故陸德明音無今釋文作毋亦非

季康至果從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

閩監毛本同此本將上衍一

執斧以涖匠師是也

閩監毛本作涖此本涖字闕

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

閩監毛本作比擬衛氏集說同此本比擬二字闕

以禮廟庭有碑

惠棟按宋本作以禮續通解同此本以禮二字闕閩監毛本作儀禮按儀字非也

牲入麗于碑

各本如是此本牲作性誤也

云穿中於間為鹿盧所

閩監毛本作者此本作所屬下讀

鹿盧兩頭各入碑木

閩監毛本作各衛氏集說同此本各誤名

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

閩監毛本作漸衛氏集說同此本漸誤斬

故云四植謂之桓也

監毛本作植衛氏集說同此本植誤桓閩本同

大夫亦二碑

閩監毛本作二此本二誤三

所以用之以得為休已之字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所以下又有以字

乃得通用謂川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謂用二字

依說文止母是禁辭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止作上

毋止其辭讓也

惠棟按宋本閩監毛本讓作讓

故傷之而為此聲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三終

戰于郎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孔子曰節止為第十四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戰于至可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節論童子死難之事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節止有一字衛氏集說同

郎者魯之近邑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之字

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魯作侯是也

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錡作錡○按此引左氏傳作錡不作

錡也

子路去魯節

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

閩監毛本作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國誤同

子路至則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無君事主於孝

閩監毛本作君事此本君事二字倒

曰墓謂他家墳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曰字闕盧文弼按云宋板無曰字有空疑當作  
圈浦鐘按云曰當者誤

### 工尹商陽節

與陳弃疾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弃疾作棄下經注及疏同

工尹楚官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楚作是盧文弼按云宋本作是

不可從○按盧文弼是也疏云楚皆以尹為官名故知工尹楚官名也

司馬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馬袞云本亦作督正義本作督○按依說文當作袞亦作禱督假借字

### 子手弓而可手弓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此處闕考文云古本可下有也字案正義作一句讀則可下不得有也字其讀至可字絕句者家語分句之異也正義所謂附之以廣見聞是也

### 商陽仁不忍傷人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足利本同監毛本商誤謂傷作殺

### 以王事勸之

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玉誤至考文引足利本玉作君

又及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引出又及云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考文引足利本作又及一人案正義云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据是疑正義本及下有  
一人二字

### 工尹至禮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 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作今此云四字闕陳誤棄闕本作字不闕闕今此云陳四字監本同毛本今此云陳四字闕補盜賊伏隱四字非

### 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州來者三字闕閩監毛本補



州來使三字按使字非也

工尹商陽與弃疾追吳師

闕監毛本如此此本與疾二字闕

商陽手弓弃疾曰

闕監毛本作疾此本疾字闕

傳之所云人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人字是也衛氏集說同

而後逐之

惠棟按宋本逐之下有義字是也

諸侯伐秦節

聲之誤也

此本也下脫一○與釋文接嘉靖本不附釋音而也下有桓依注音宣五字蓋誤以釋文屨入

也闕監毛本不誤岳本衛氏集說注亦也字止

襄公朝于荆

此本襄上有一○嘉靖本同闕監毛本無

諸侯至悔之○

闕監毛本作○此本○誤自下注在魯至言之○同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荆言之也

闕監毛本同盧文弨按云當依注改荆為州

滕成公之喪節

滕成至遂入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敬叔殺懿伯

闕監毛本作殺衛氏集說同此本殺字闕

哀公使人弔蕢尙節

行弔禮於野非

闕監毛本作非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非誤升衛氏集說非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

同

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

闕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二作三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案依春

秋當作三

哀公至辱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諸侯大夫士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謂字

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

閩監本如此此本上三誤一毛本下二誤一

孺子贛之喪節

孺子贛之喪

各本同毛本孺字闕

殯以椁覆棺而塗之

惠棟按宋本作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而字闕閩監

毛本而作上非

所謂菽塗龍輅以椁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椁塗○按喪大記云

君殯積至於上注云積猶菽也

為榆沈

閩監毛本作榆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榆誤掄注同

孺子至學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其正禮而言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以其作故以

注輅不畫龍

閩本同監毛本輅作輅是也

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輅作紼衛氏集說同

悼公之母節

悼公至妻我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季子臯葬其妻節

孟氏之邑成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邑成作成邑

朋友不以是弃予

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衛氏集說同疏做比

恃寵虐民

閩監毛本作恃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恃誤侍

季子臯葬其妻至繼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九字

以孟氏自為奢暴之故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本同毛本自誤白衛氏集說無之字

仕而未有祿者節

君有饋焉曰獻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有餽云本又作饋正義本作饋

仕而至服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則自稱己君為寡君也閩監本同毛本為誤謂考文引宋板亦作為

虞而立尸節

故為高祖之父當遷者也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為作謂宋監本岳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易說帝乙曰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云古本說下又有說字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至自寢門至于庫門惠棟按宋本無此十九字

故未有尸閩監毛本作有此本誤百

筵雖大斂之時已有閩監毛本作筵此本誤庭

喪事素几閩監毛本作素此本素誤案

鄭注云謂殯奠時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鑑按殯改几。按浦鑑是也賈景伯云言凡非一之義

天子既爾閩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矣

生時飲食有事處也閩監毛本作事衛氏集說同此本事誤重

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不誤下承誤丞

正義曰高祖之父闕監毛本作父此本父誤事

嫌引祕書闕監毛本作祕此本祕誤必

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為名也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曰作日

二名不偏諱節

言在不稱微言徵不稱在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作

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微

軍有憂節

赴車不載橐鞬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橐鞬云本亦作鞬正義本作

鞬

軍有至橐鞬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露載其甲及弓闕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但作袒衛氏集說亦作但露段玉裁訂說文誤

字說云人部曰但袒也故衣部云袒但也袒但也今本衣部作袒也袒訓衣縫解為今綻裂字而失其義矣案依段義則但即袒露之本字宋本袒從俗作也

以下鞞文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鞞上有有字

有焚其先人之室節

謂人燒其宗廟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人作火是也宋監本衛氏集說同

有焚至日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惠棟按宋本作毀衛氏集說同此本毀字脫闕本毀字闕

監毛本毀作虧非

孔子過泰山側節

使子路問之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路作貢石經宋監本岳本同石經考文提要

云案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實使子貢而與國本及建諸本皆作子路疏亦不明言何人及考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以文選李善注及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孔子家語所引證之則作子貢是也

孔子至虎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魯人有周豐也者節

惠棟云魯人節喪不慮居節宋本合為一節

哀公執摯請見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闕釋文出執摯

墟墓之間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墟作虛注同釋文出墟墓云本亦作墟注同正義本作墟。按虛墟古今字

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泣之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以泣

魯人至解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徒作誓盟

監本作誓盟惠棟按宋本作盟誓

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穀上有又字

喪不慮居節

謂賣舍宅以奉喪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舍宅作宅舍

延陵季子適齊節

惠棟云宋本延陵至隱也下疏文一則在後其合矣平經文之下

示節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示作亦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續通解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依正義作亦字是也

謂高四尺所

閩監毛本有所字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所字脫嘉靖本同

延陵至隱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云作

及鬪廬使專諸刺僚監毛本作及此本及誤乃鬪本同

後讓國又居之閩監毛本作居此本居誤君

亦節至尺所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亦誤示下故云

命猶性也惠棟按宋本作猶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

既封至矣乎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既封至之也

案鄭注觀禮云惠棟按宋本作觀衛氏集說同此本觀

而遠墳三市也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而

邾婁考公之喪節

魯魯鈍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

邾婁至其祖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是使致之辭也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無之字

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惠棟按宋本作於敝此本

謂應簡易而為廣大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應簡誤惡

君見有是不忘可悉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有作存

案春秋昭三十年閩監本同毛本三誤二考文引宋板

故論語云子之迂也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本迂改子

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惠棟按宋本作者

者字模糊閩監毛本誤若

天子崩節

祝佐含斂先病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亦作病闕監毛本病誤服

以為棺椁作棺椁也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無以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棺

下有之字案正義云可以為周棺之椁者疑正義本注文亦有之字

天子至其人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考文引宋板同續通解同闕監毛本病誤服下病在祝後

同

三日子大夫杖闕監毛本子大作太子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無大字

案如大記及四制惠棟校宋本同闕監毛本如作喪○按如者如上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也

嚴杰云

此據朝廷之士闕監本作士此本誤七

若存則人神均其慶闕監毛本作存衛氏集說同此本存誤有

齊大饑節

齊大至可食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邾婁定公之時節

有弑其父者闕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有殺云本又作弑同式志反下臣

殺子殺同正義本作弑

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闕監毛本同石經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官作官嘉靖本同考文引古

本足利本同正義云此在宮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據此則作在宮者亦孔氏所見之本而非正義所用之本也

邾婁至舉爵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晉獻文子成室節

惠棟按云晉獻文子節仲尼節宋本合為一節

禱求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求下有福字

晉獻至善禱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晉獻文子成室者

閩監毛本有文字此本脫

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原作京

令國民族葬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亦作民毛本民誤名

仲尼之畜狗死節

畜狗馴守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狗作利盧文弼云觀釋文音狗在後

似宋本利字是豈釋文正文無狗字耶

其他狗馬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馬下有死字

季孫之母死節

既不敢止

閩監毛本作止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止誤主

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

惠棟按宋本作彌益恭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

本作彌敬此本作禮益雷雷字涉下雷字誤也

季孫至遠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斯此此其施行可久遠矣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下此誤也

然君在大夫得斯為二子辟位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斯作私案私是

也衛氏集說同得止衍不字

陽門之介夫死節



覘闕視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蜀作

陽門至當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已是助語句也

闕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語句作句語衛氏集說同

魯莊公之喪節

頁

此節疏閔公是莊公之子是字起至下節疏左傳吳季札傳字止計失一

時子般弑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本弑作殺考文引古本同宋監本作殺

魯莊至不入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既葬竟除凶服於外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既上有故字

衰亦不入可知也

闕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亦字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節

孔子至故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許其求進之情

惠棟按宋本作來此本來作求闕監毛本同

妄為流宕

闕監毛本作宕此本宕誤宕

趙文子節

晉羊舌大夫之孫名盼

闕監毛本有盼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盼字脫釋文

出名盼

陽處父襄之大傳

闕監毛本襄下有公字大作太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同惟大不作太釋文

出大傳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襄公上有晉字

要君以利是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案此

本疏標起止亦無也字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追然云音退本亦作退正義本作退韋昭注國語楚語引禮亦作其中退然

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惠棟按宋本有諸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諸字脫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俱有諸字

官長所置也閩監毛本作官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官誤官

潔也惠棟按宋本潔作絜按絜潔正俗字

趙文至子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文子云此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言

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權惠棟按宋本作權此本權誤植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曰

字衍

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惠棟按宋本作理此本理誤至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不能以理終沒其身

云謂剛而專已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下有植字

及温而還閩監毛本作還此本還誤邀

見利至稱也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故鄭其言之閩監毛本其作具

文子至其口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如不出諸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諸作於

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惠棟按宋本作去此本去誤大閩監毛本同

一步料二寸 閩監毛本同浦鏗云料當科字誤

死不屬其子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焉

從趙文子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趙字

叔仲皮學子柳節

衣當為齊壞字也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齊作齋岳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文

字云齋說文齋經典相承隸省今經文多借齊字代之案疏中齊字閩監毛本亦皆作齊無作齋者

繆讀為木樛垂之樛 惠棟按宋本如此疏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讀誤當閩監毛本同

木作不衛氏集說作讀為不樛垂之樛段玉裁云不樛是也木樛誤岳本禮記考證云案喪服傳作不樛垂孔氏云

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吊服環經不樛又雜記云纏而不樛是環經不樛也据此則原本木字乃不字之訛

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

之縷案此縷字不誤喪服傳云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其之縷誤之總當据此正之

而多服此者 惠棟按宋本有此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岳本嘉靖本並同此本此字脫閩監毛本同

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

宋本婦下有人字考文引古本婦以作使婦人以○按疏標起訖無人字

叔仲至環經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欲令其妻身著總衰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令誤今總誤

云繆讀為不樛垂之樛者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樛垂誤言圭惠棟按宋本不誤木亦

同

知者以叔仲衍 閩監毛本作衍此本衍誤族

如爵弁而素

闕監毛本作衍此本爵字闕

成人有其兄死節

綏為蝴蝶喙長在腹下

闕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為作謂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

成人至之衰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聞孔子弟子子臯

闕監毛本如此此本孔誤且

綏謂蟬喙長在口下

闕監毛本作謂此本謂字闕

匡自著蠻

闕監毛本作著衛氏集說同此本著誤若

非為蜂設亦如成人

闕監毛本作設亦此本設亦二字闕衛氏集說作設譬考文引宋板

同

服是子臯為之

闕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臯為二字闕

樂正子春之母死節

樂正至吾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歲旱節

覲天哀而雨之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庶覲云本又作幾是釋文本覲

上有庶字

母乃不可與

闕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母誤母嘉靖本同下母乃已疏乎同

歲旱至可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曰節

孔子至善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穀則異室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穀上有詩云二字

故善魯之祔也

惠棟按宋本作祔衛氏集說同此本祔誤夫閩監毛本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終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四終記云凡三十三頁宋監本

禮記卷第三經五千八十一字注四千九百三十六字嘉靖本禮記卷第三經五千七百四字注四千八百九十八字

禮記注疏卷十校勘記



